

燈明寺方丈囑我到這寺的講堂來，勘察大門的結構及將它翻新。踏進偌大的講堂，但見空空曠曠的，只有中間放著兩張書桌及兩張座椅，一個高瘦的僧人對著桌上的佛經，向對面的胖僧人講解經文。胖僧人不停在桌上寫筆記，偶爾抬頭望望瘦僧人。瘦僧人年紀雖不太大，但講經的速度略嫌慢，且老氣橫秋。奇怪的是，音調及聲音出奇地響，彷彿講堂內坐滿了人，要提高聲調好讓每個聽眾聽得到。但由於鄉音重，我只聽到維摩兩字，兩個僧人都很專心聽與講；對我的進來視若無睹，我也省掉打招呼應酬，專心自己的工作。

無意間，我發現一個年輕僧人在講堂的角落，拿著一塊抹布不停揩抹，速度奇慢，毫不起眼，才使我甫進來疏忽了這個人的存在。另一個年輕僧人低著頭在門外拿著掃帚慢慢掃，也是出奇地慢；兩個僧人在講堂外不遠處下棋，低著頭沉思，久久才下一步，整個佛寺像凝在那裡。我掉回頭，專心自己的工作，盤算數天的工程能否提前完成。

第二天很早我到達講堂開始工作，希望儘快把工程完成離去。沒多久便見到年輕僧人輕快地走到講堂角落慢慢揩抹，另一個年輕僧人不知何時已在講堂外慢慢掃地；而兩位下棋的僧人也在不知不覺間來到。突然，

數個僧人排成一字形如御風般靜靜走進講堂隔壁的禪堂去；最後看到聽與講的肥瘦僧人走進講堂中間，沒有向我望上一眼，當然連打招呼也沒有了。才坐下，也不見他們交談，瘦僧人便拿出佛經開始講解，胖僧人總是低著頭不斷的寫。

接下來數天，我們重複著這等活動，不論時間及程序，絲毫不差地重複著，日子過得既悶且快。只見到那麼大的地方只有兩個僧人應用，其餘僧人的工作更是不堪，不免對他們的浪費感到不滿，幸而我的工作將要完成，可早點離去，不須默在他們中間。我邊在門外工作，邊自言自語疑問他們這樣將消磨多久？這講經課程需時多久？正好禪堂的數位僧人走過，只見其中一人道：「三年。」

我嚇了一跳，仔細看看那數位僧人，發覺他們的耳朵特別大，像接收器般。突然，一陣寒風不知從那裡吹來，直吹入我的心中，使我打了一個寒噤，我走進講堂，聽到一些怪聲發自左上角，隨即靜下來，我抬頭觀望，見到一道藍光在屋角飄過，轉瞬即逝。但胖與瘦僧人仍在那裡聽與講，一點反應也沒有，我向寺外跑去，再也不敢回來。

多年後，我見到很多師父開講「維摩經」的消息，更有一本「維摩經講記」的書出版，聽說銷路不錯呢！